可儀堂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目錄

卷一

一貫解
知命解
太虛太極同異
主靜主敬同異
元亨利貞辨
陰陽大小辨
王霸辨
太極圖贊
誠復誠通說
天人四府說
萬物化生說
混沌說

辨夢說贈魏又京
王氏墓靈芝說
讀說命
讀金縢

卷二

放桐辨
叩馬辨
踐阼辨
坐懷辨
輪迴辨
卻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丹論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范增論

留侯論
樊噲論
平勃誅諸呂論
丙吉論
王祥非孝子論
嵇紹非忠臣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李克論將相議
張說證魏元忠議
嘉靖大禮辨
黃老對
春雨賦
秋月賦

罷奕文
全鏡文

可儀堂文集卷一

清　俞長城纂　長城字寧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百廿名家副選

一貫解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爲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爲道在心爲仁人生于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簞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

也忠卽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卽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觳觫則不忍其死此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疴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瘁不仁卽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者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卽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訒言或言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卽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旣克則已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共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卽仁矣有所

不能推。卽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卽孟子之集義。是卽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卽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卽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尅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既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爲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尙醇朴。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爲消長。

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共驩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汚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況于人乎夫天地鼎也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趨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間斯死焉是故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遇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于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

廢也歟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視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即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性者觸之不怒不善養性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衞生者遭之不疾不善衞生者疾矣是故喜至則雀喧雀非知喜喜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鴞鳴鴞非知憂憂氣聚則鴞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不生焉是故易之爲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夬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所值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即知命之年于此知古今言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脩禳感應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闢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隱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豈袁黃行善徵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太極太虛同異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卽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卽有以見無而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卽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曰涵養惟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莊敬日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也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槁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

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詠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元亨利貞辨

元亨利貞程子以爲四德朱子以爲占辭程子是也朱子非也四德者本於文言春夏秋冬仁義禮智是也占辭者諸卦之彖傳所謂大亨貞大亨以正者也然則文言分爲四彖傳分爲二乾之彖傳分爲二諸卦之彖傳合爲一夫子贊易蓋慮易理之不明而繫之以辭也而乃忽分忽合忽異忽同則人將苦其折衷之無從而啓後世之爭矣此非聖人之意也其曰乾道大通至正占之者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夫六十四卦安有不利于貞者安有不貞而利者亦安有貞而不利者吾觀易卦之辭合言利貞者蒙大畜離咸恆遯大壯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十三卦吾不知何以利于貞也分言利貞者需同人明夷家人蹇損六卦吾不知何以利而貞也不言利貞者小畜履泰大有謙觀坎晉睽解姤升井鼎震艮歸妹豐未濟十九卦吾不知何以不利于貞也言利不言貞者訟豫蠱噬嗑賁復大過益夬萃巽十一卦吾不知何以不貞而利也言貞不言利者師比頤困旅五卦吾不知何以貞而不利也夫六十四卦莫尊于乾猶且大亨而利于貞然而屯隨臨无妄革皆曰元亨利貞則是五卦之德與乾並也又大有蠱升鼎言元亨而不戒以貞則是四卦之德優于乾也勢之大莫如大壯德之大莫如大畜然僅言利貞不言元亨有戒而無許則是二卦之德又不如屯隨臨无妄革大有蠱升鼎諸卦也且諸卦中有曰利君子貞有曰不利君子貞

然則有利小人貞者乎。有曰利貞。有曰小利貞。然則有大利不貞者乎。是故知利貞之非戒辭。則知元亨之非許辭。知元亨之非許辭。則知元亨利貞之非占辭。而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且夫元亨利貞四德。各有所指。不可渾也。自其大而善者言之。謂之元。自其通達言之。謂之亨。自其得宜言之。謂之利。自其正而可久者言之。謂之貞。乾固備此四德。而諸卦又因其卦之大小而辨其德之全與不全。于是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有言元不言亨。言亨不言元。言利不言貞。言貞不言利者。此可見四德有合有分。不可渾而爲一也。是故有元吉。又有大吉。元與大異也。有不利君子貞。有勿用永貞。利與用異也。元亨就統體而言。故屬陽。利貞就條理而言。故屬陰。于是以元亨爲誠通。而以利貞爲誠復。猶之春夏陽而秋冬陰。仁禮陽而義智陰耳。至于彖傳大亨貞。大亨以正之言。特聖人之省文也。而欲執此而變四時爲二時。約四德爲一德。其可乎。或又執利牝馬貞。利幽人貞之辭。以爲利于正固之說。此又不然。夫利一德也。牝馬之貞。幽人之貞。又一德也。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其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言其不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利君子貞。言雖利而君子當貞也。不利君子貞。言雖不利。而君子尤當貞也。易爲君子謀。其不教以不貞也明矣。由此言之。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分之則明。合之則晦。豈不信哉。是故元亨利貞。以理言也。吉凶悔吝无咎。以事言也。以元亨利貞合之。吉凶悔吝无咎。而天下之禍福盡之矣。朱子於利永貞。則謂利在常守其正。於元永貞。則又謂元善常永正固之德。於小吉小亨。則謂大小之小。於小利貞。則又謂大人小人之小。其勉強牽合。似不可信。余故折衷於程

子云。

陰陽大小辨

俞子讀易至大過小過之卦。解之者曰。大過。四陽居中。陽過乎陰。是謂大過。小過。四陰居外。陰過乎陽。是謂小過。大者陽也。小者陰也。喟然嘆曰。易扶陽抑陰之書也。烏有陰過而係以卦者乎。夫天下過者皆陽也。不及者皆陰也。陽過而大。是謂大過。陽過而小。是謂小過。皆陽之爲也。何取乎陰。吾觀陽之爲物也。宜聚不宜散。就一陽而統之。俱足以有爲。取諸陽而散之。則不克濟。一陽之卦。復師謙豫比剝。以陽爲主。固已。二陽之卦。陽之散者。各因其德以係之名。其聚者皆主乎陽。二陽在下爲臨。臨者陽之長。二陽在上爲觀。觀者陽之尊。二陽在二三爲升。升者陽之進。二陽在四五爲萃。萃者陽之集。二陽在三四爲過。過者陽之合。合則爲過。合而不當位則爲小過。而要之以陽爲主。世之盛也。君子合而在上。則立其功。五臣十亂之輔虞周也。世之衰也。君子合而在下。則明其道。七十子之從孔子是已。若乃在變亂之時。既不足立功。又不足以明道。而猶有二三君子。相慰相勉。相勸相勵。則聖人亦必錄而存之。如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非兩陽相比。以求免于羣陰。而聖人不廢者。存陽之意也。此小過之說已。吾又觀易之爲書。凡陽之聚散。聖人未嘗不深計之也。三陽合于上下。則爲否泰。父母之交也。三陽合于中。則爲咸恆。男女之交也。損三陽在下而忽上。則于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陽去也。益三陽在上而忽下。則于四曰利用爲依遷國。言陽來也。四陽在下爲壯。陽壯也。四陽在上爲遯。陽遯也。四

陽在中爲大過陽過之大也其二陰三陰四陰之合者則聖人置而不論焉于此知易爲陽言也二陽在中爲小過四陽在中爲大過過之大小論多寡之數豈論陰陽之數哉吾又觀易之大小俱不以陰陽取義一陰在中五陽畜之則爲小畜二陰在中四陽畜之則爲大畜陽畜陰非陰畜陽畜之少爲小畜之多爲大皆不係乎陰陽也陽爲壯陰爲怯陽至于四爲大壯大訓四不訓陽壯訓陽不訓四也陽爲有陰爲無陽至于五爲大有大訓五不訓陽有訓陽不訓五也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多則大事可過大事過非大人過也小過小者過也陽少則小事可過小事過非小人過也大壯大者壯也四陽在下而壯則大勢已壯大道已壯非大人壯也故小往大來者猶言小屈大伸也大往小來者猶言大屈小伸也其餘小吉小亨小利小貞俱以事理言不以陰陽言以陰陽言大小者其亦拘而不通矣吾又觀易中之卦無不以陽爲主者姤以五陽遇一陰重陽也夬以五陽決一陰亦重陽也同人無陽不同也大有無陽不有也履陰從陽也小畜陽含陰也皆陽爲主也若夫二陽三陽四陽之卦雖陰陽雜居而動而有爲者必陽靜而無爲者必陰其吉凶則以所處之位辨之而必主乎陽是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扶陽之辭也然則大小過俱爲陽過而大小之辨辨乎多寡不辨乎陰陽不待言矣難之者曰繫辭云卦有小大小大以陰陽言豈以多寡言乎予曰卦之大者陽得志之卦也卦之小者陽不得志之卦也皆言陽不言陰也且夫陽非陰敵也臣不與君對子不與父對婦不與夫對小人不與君子對夫至于臣與子與婦與小人而敢于對者則君與父與夫與君子之咎也是故陽氣進則爲陽陽氣退則爲陰陽不足則陰有餘陽之

外無陰也。陽之外無陰而聖人係卦崙主乎陽者。示陽以自處之法也。是則聖人之旨也。

王霸辨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逡巡不爲。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體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具文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幷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鯀治水而勿成。周公使管叔監殷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虞。而推其隱。不啻砆砆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啓。漢宣唐憲之中興似武丁。而較其實。不啻綵花與鮮卉也。若是者何哉。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爲浸澤。盈爲溝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疎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嗚呼。觀於此。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

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于政而瑣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崇擅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爲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飾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於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藉千畝而料民太原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邱震矜叛者九國始惑于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管仲才足以濟生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冲齡踐位諸侯畢朝乃沒于華色溴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爲德好名之心是亦僞也故尚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述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正然嫚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鄙夫已耳景帝儉而刻武

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基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厚。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慙德。貞觀之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酷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于異端。身罹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其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仇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恃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病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利。魏孝文。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爲。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盈氣溢。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爲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閨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誡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區區事爲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

躐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肜日定祀典耳。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爲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卻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爲不衷于道。則貢獻不得而卻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則王自敬德。厥德曰朕之德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以爲怒苟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闊。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也。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爲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爲之之事。後之人當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爲之事。而有苟與苟取苟爲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爲。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奪則劫也。名爲帝王。而實爲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爲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豈羞五霸哉。羞爲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既入于聲色貨利。而精猶蹈于苟安欲速

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于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正心誠意爲急務雖舉世笑爲迂闊而終莫顧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爲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爲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滅其族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攻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遏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謹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僞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躋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敬勝吉怠勝凶周公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

也哉。修身則心在身。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太極圖贊

洪荒既肇。聖人有憂。觀圖畫卦。衍範陳疇。老與衰周。佛倡東漢。執有者拘。體無者幻。嗚呼周子。創立斯圖。繼姬紹孔。傳程啓朱。精妙于粗。虛涵于實。不即不離。道器合一。理則生氣。旋分陰陽。互根其用。迭運其常。動靜相乘。循環不已。二氣呈功。五行別體。自水至金。物類以生。自木至水。時序以成。土居其中。寄旺四氣。爲合爲分。太極皆具。既積爲氣。遂流爲形。乾坤變化。男女成名。物益兩間。人貴萬物。理無不純。氣無不雜。逐動斯擾。主靜斯安。仁義中正。惟聖則全。敬與肆殊。吉與凶辨。幾希之間。人禽攸判。天下理得。成位乎中。道統上下。化貫始終。易啓厥端。圖泄厥祕。泗水濂溪。千古符契。

誠通誠復說

天地曷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曷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兩而即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者何。曰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終則至足而不偏。此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斂。自利至貞。虛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

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象魏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成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機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咸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剝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翕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闢者復之通翕者復之復其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眞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于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斯不測易之象要于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天人四府說

府者何所以盡也道立乎此而人物之變皆盡也府之取乎時與經者何也理有通復氣乘之則爲時氣有盛衰著其理則爲經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時與經之取乎四何也在天爲陰陽在聖爲禮樂因而重之各得其四老少之義也天之府何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聖之府何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夫生長收藏天

之運也。聖人之經。無所不盡而各專其功。何也。聖人之經本乎權。聖人之權因乎時。易始於皇。皇之時。無治無亂。出而作。入而息。於行爲春。書始於帝。帝之時。有治無亂。制法度。修聲教。於行爲夏。詩始于王。王之時。有治有亂。禁暴殘。寧禍難。於行爲秋。春秋始於伯。伯之時。有亂無治。相角以力。相勝以智。於行爲冬。夫時者以漸而降者也。經者不得已而作者也。生其時則作其經。時變而經繼作。故書繼易。詩繼書。春秋繼詩。凡以通其變而濟其窮也。且夫仁義禮智。聖之四德。仁生民。禮長民。義收卽。智藏民者也。然所及者一時耳。民未盡而聖先盡。不可謂府。經者常也。常統乎變。故聖之四府。不在德而在經。皇之民渾渾噩噩者也。奇以象其動。偶以象其靜。盡之矣。帝之民。由質而文。有因有革。有損有益。書以載之。然後盡。王之民。由朴而巧。有喜有怒。有憂有樂。詩以遂之。然後盡。伯之民。由直而曲。有功有罪。有是有非。春秋以斷之。然後盡。天下之勢。自治而亂。聖人之功。易亂爲治。易者。開治之書。書者。繼治之書。詩者。維治之書。春秋者。返治之書。易洩其機。故能生民。書布其政。故能長民。詩順其情。故能收民。春秋肅其法。故能藏民。易元也。書亨也。詩利也。春秋貞也。所謂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故曰府也。然則天與聖同乎。異乎。天之時無心。聖之經有心。天以無心盡有心。聖以一心盡萬心。是謂天人合。

萬物化生說

卵生者禽也。胎生者獸也。根生者木也。化生者蟲也。曰否。萬物皆化生。卵生者禽也。而禽之始化生。胎生者獸也。而獸之始化生。根生者木也。而木之始化生。吾將謂人亦化生可乎。曰可。由身而父。由父而祖。以

推及于始祖。皆胎生也。由始祖以推及于始生之人。曰化生。蠛虱之爲物也。有一於人身。經夕而其種蕃衍。蕃者其種。一者其化。鳥獸草木皆然。麒麟鳳凰。河圖洛書。靈芝蓂莢之類。皆化也。夫人亦若是而已。然則今天下何以無化生之人乎。曰蟲與虱至微之物也。一日而一化。鳥獸草木稍大之物也。數百年而一化。人至大而至靈之物也。千萬年而一化。故棄誕于帝武。契降于玄鳥。皆得化之半者也。得化之全者。生人之始乎。故知人之化生。則可以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說。

混沌說

有人自言八萬歲。嘗見盤古之生。歷皇帝王霸以迄于今。無事不悉。又能知天地之數。追其始而斷其終。京都士大夫往謁。無得覩其面者。處士邵雍聞之。衣不飭冠不整。昧旦而往。日晡始見。謂之曰。吾知子來。欲聞混沌之說也。子不聞西洋有鏡乎。其大也。不盈以寸。屬于目。則千里外。毛髮無不察者。置蠛虱于上。視之如牛。無他。其體至明。故能卽小以見大。今天地之混沌。未可言。既也。吾試與子言今日之事。夫聞鐘而覺。聽雞而驚。一念初萌。萬象未動。非盤古乎。明而求衣。晨而進食。非黃農乎。于是內省德業。外習詩書。非唐虞三代之時乎。人事益多。物感漸熾。往來雜而愛惡生。此時也。卽漢唐以來數千年之事也。自未至申。日斜人散。萬物乃渙。自申至酉。日沉人靜。萬物乃盡。至于戌則寢矣。寢則混沌矣。由今追旦。是謂原始。由今計夕。是謂要終。故天地之開閉。猶人之夢覺也。夫天地與人。大小不同。而同歸于一動一靜。動則氣外而形內。故天地開。靜則氣雜于形。斯閉矣。動則神外而精內。故人覺。靜則神藏于精。斯夢矣。天有十二

會一開一閉人有十二時一夢一覺故人以混沌爲天地之變而天地視之猶夢覺焉今子知夢覺而不知開閉是未覩西洋之鏡者也邵雍避席而謝歸乃盡廢其學朝而思夕而測不能自息三年乃作皇極經世書

辨夢說贈魏又京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佛老與儒並傳于世卑者附之高者闢之均有未盡焉夫佛者西域之達人老者衰周之隱士使悉達遇孔子則與四科並列矣使老子遇文武則與十亂媲美矣惟世無聖人以爲之歸而其曠遠之識孤子之行不得已而流爲異端使有聖人以正之則其教復歸于一是故佛老者儒之退也儒者佛老之進也魏子又京夢遊祇園悟前生爲阿難尊者覺而爲詩徵予以言予竊疑之夢其不可信邪不足記也夢其可信耶則前生爲佛而今生爲儒魏子進矣又何紀焉昨日爲賢而今日爲聖世未有復求爲賢者也至謂三十年後復歸舊室尤非儒佛之旨也儒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之爲教不三日留于桑下恐有戀心精之至也奚愛數十年前之一室乎由此言之爲儒則不醇爲佛則不達吾以爲魏子前日之夢乃夢也非眞也今日之覺乃覺也非幻也佛以夢爲覺以覺爲夢故虛而難行儒以夢付夢以覺付覺故實而可信魏子誦習先王久矣方筮仕之始推其道以用世內而修身外而治民紹孔子之傳佐文武之治將在今日誠如是則佛老之徒且望爲不可及矣尙何亹亹于一夢爲也

王氏墓靈芝說

父與母孰尊曰父尊矣父于母與子孰當從曰從其母不若從其子父主倡者也母主隨者也故曰父尊子雖卑明而動母雖敵體闇而靜故曰從母不若從子矣母無不愛之子而必聽其權于父父于子無不愛而必視其子之賢與否子不受愛父愛奚施父不愛子母愛奚益天之于地猶父之于母也天地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也人修德則天必錫之以福於是乎生者之居死者之墓皆有嘉氣以聚乎其中而禎祥見焉是故德以致福福以開祥始乎人主乎天徵乎地後世之士德之不修而妄冀乎福乃惑于陰陽之說必求善地以葬其親是猶爲子者不力善不務學徒諂媚其母以求寵母愈愛父愈怒而子亦迄于無成則惑之甚者也余故曰天下無不吉之地人善則天感而地應之天下無不慈之母子孝則父悅而母從之廣陵王氏世德之家也以詩書孝友聞於鄉山翁先生忠厚慷慨謹重樂易子孫振振莫不賢且才余與厥嗣楚士爲內兄弟熟悉其家知其福之未有艾也癸酉春改葬其先人於故墓得靈芝數莖親友皆賀又有惑之者曰地得靈芝祥也奚改葬爲余應之曰有王氏之德則有王氏之福祥必見之德與福之相應不係乎祥之有無也且王氏德愈厚福愈隆雖改葬靈芝將復生矣奚惑焉父止一父母止一母天地止一天地子孝則父母愛之彼此一也豈爲易居而改其念乎余伯元感聞其事作頌以記親友皆相繼爲詩賦美之而徵言于余余故述天地人相應之理以明王氏所以致祥之由并以解世之惑

讀說命

史稱高宗夢帝賚弼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爲相其說誣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

察于輿情而決于獨斷猶懼其疎也奏以言試以功嚴于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慎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爲相者哉武丁賢主傅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克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啓其衷耶豈傅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夢遂信其人耶抑乘其人而幷乘其夢耶吾謂高宗欲得賢相但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進學之方與爲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借曰有之不可訓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讖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尚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托于夢以神其用乎審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讀金縢

金縢一篇殆後人假託之書歟何其言誕而不經也召公武王弟太公武王師請穆卜而公拒之是親己而疎二公也死生命也況于人主公豈不知之而請以身代乎請以身代乃武王僅二年而沒是公之精誠未能上格於三王也且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也夫武王豈無才無藝之人而鬼神亦安用多才多藝之士公何必自矜以抑其主亦何必自炫以媚于神王疾瘳乃納策於金縢豈公逆知有流言之變有風雷之警有冲人之發策而先藏之以自白乎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猶不悟而待風雷以警

之成王何其忌二公周公同事武王數十年不諒公志天變甫著倉皇出逃二公何其忌大慢業自用穢侯之專也求死避賢餘祭之惑也詔瀆鬼神臧孫之媚也金匱辨冤趙普之奸也疑忌匡漢昭所不爲也嫉賢輔貂勃所不甘也以此言成王周公與二公誠哉其爲誕也已矣嗚呼一武王也或曰三齡者父之所分或曰二年者弟之所稱一伊尹也周公也霍光學之廢其君王莽學之竊其國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可儀堂文集卷二

放桐辨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卽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日之爲君。予之辨。以防萬世之爲臣。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

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借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禮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鰥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即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踐阼辨

記言武王沒成王幼周公踐阼朝諸侯誣矣哉太公文王師也召公畢公文王相也此皆乃祖乃父之舊臣而周公攝王位以臨之乎管叔兄周公弟弟坐於上兄拜於下則流言之變其自取矣且周公所以踐阼者以成王襁褓而攝行之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在襁褓則是九十而生成王也成王元之邘晉應韓皆弟也則是武王九十之前無子而諸子之生皆在九十以後也成王爲邑姜所生故以爲嫡若武王九十而邑姜始生成王是則武王七八十之前皆無妃者也方踐阼之時成王尚襁褓也流言行而周公居東僅二年風雷示變王即率二公出迎是成王已成人矣生也何遲長也何速居東二年而迎

公公復而殷畔于是營洛邑留公治之七年而後薨其間十餘年矣乃曰七年而致政則是幷居東營洛之事而盡削之也其誣不已甚哉予以爲周公攝政有之踐阼則否公何以攝政成王諒陰公爲冢宰故攝政也太公召公畢公皆在公何以獨爲冢宰公之冢宰武王之命也斯時也太公老而致政召公畢公少于公冢宰非公而誰乎先王命之嗣子任之羣臣推之是以周公爲之也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既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井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汚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袒裼裸裎焉能浼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叩馬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和之過

輪迴辨

水在澤中有分乎曰無分也挹而注之器有分乎曰有分矣傾器中之水以還澤復挹澤中之水以注之器則後之水卽前之水乎曰水傾則流流則雜吾安知後之水卽前之水也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死而

遺其氣于天地。氣之散而不復聚。猶水之流而不復止也。今謂再生之人。即既死之人。是謂後挹之水。即前傾之水。必無之事矣。吾見輪迴之難信也。

郤克論

郤克相晉。威行天下。敗齊師于鞌。諸侯入朝。克死。錡犨至繼用。族大而權重。欒書等譖之晉侯。殺三卿。遂滅郤氏。俞子曰。大臣不可以有私。私昭則禍必侈。郤克以人臣之位。立危亂之國。而自狥其私。此三郤之所以亡也。古之伐國者。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是故告於天子。尊王命也。赴於諸侯。申伯討也。鐘鼓震鐸。誅亂臣也。盟誓約結。恤與國也。烏有率七百乘之師。舉六鄉之衆。合三國之兵。迫強齊之境。辱人之君。質人之母。掠人之地。責人之器。爲權臣雪一笑之恥者哉。設不幸而師徒撓敗。克其何以復晉君也。克則已矣。若社稷何。且是師也。以倖而勝也。臨淄之民。不下二十萬。晉以孤軍深入。未見其必克也。而魯衞又皆烏合。一或不利。鳥獸散耳。然而晉之勝也。馬逸故也。齊之敗也。縿絓故也。勝敗之數。不係於戰。豈齊侯驕恣而天以此儆之歟。抑實以驕郤氏而厚其毒也。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令魯衞反其侵地。然後知向之責齊實爲已甚。而奸人不勝忿。忿以徼倖於一戰。賈禍於鄰國者。非爲國家計也。蓋至是而疑克之心萌矣。然則縱非三卿。郤氏亦必亡。夫欒懷子仁而好施。晉賢臣也。徒以父黶汰侈之故。不得其終。彼汰侈已足以滅其族。雖賢子孫勿能救也。況狥私賈禍乎。而三卿者又效而甚焉。厲公之疑至也。猶景公之疑克也。克不

難以私怨而伐齊國。則至何難以私恩而釋楚君。至之死。克貽之也。晉君之疑郤氏。蓋已久矣。固不待欒書長魚矯之議其後也。范武子退朝。謂文子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無以內易外也。由此觀之。意克必有很悖背逆之心。自肆於君相之前而不顧。而武子有以窺其微也。惟景公寬厚仁慈。故容而不誅。而又使得專政以行其志。彼厲公者焉能忍之。夫人臣不恤君國。不辨理義。不勝忿忿。以自狥其私。以徼倖於一戰。以賈禍于鄰國。而卒以隕其宗。非社稷之臣。盧杞問郭子儀病。子儀悉屏姬妾。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小人不足論。獨奈何克爲晉名臣。而不勝小忿若此也。

晏嬰論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逢世。而貌爲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即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爲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晏嬰果其私暱耶。即當陷胸決脰。趨而鬬。與之偕死焉。非其私暱耶。則又不必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暱耶。則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爲陳洩冶。不亦

可乎非其私暱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簒弒也數者無一處而託以從容號爲明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卽於替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竈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心析肝爲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勢假令恆乞相繼爲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杼已弒君矣尙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欒高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蓋屢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罪惑已故觀其狐裘滌濯之風卽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谿沮用之說卽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憒俗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燕太子丹論

禦秦之策未有若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之計之得者也秦滅韓益強六國益弱燕之亡可旦夕俟也夫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雖然鞠武之謀不可用也彼將東連齊楚西結三晉將以報秦丹自度其才能如孟嘗君乎以孟嘗之才舉韓魏之師責殺楚懷王之罪而師出無功則丹可知也丹能如春申君乎以春申之才合五國攻秦秦兵一出而五國遁逃則丹可知也又能如信陵君乎以信陵之才諸侯共服抑秦

兵走蒙驁而終不能困秦則丹可知也情疎則難親力分則易散合從之無益也明矣波又將北乞兵于單于夫單于能滅秦卽能滅燕前拒虎後進狼此石晉所以代唐而宋所以滅遼滅金也與國旣不可親外援又不可恃計惟有刺其君擾其國使君臣猜嫌上下離間而後我可以申盟約修戰守故雖以子房之智謀而猶踵其策彼豈爲一人哉一人死六國可振也故曰禦秦之策未有若刺秦王者也始皇未立六國不亡始皇方死六國仍建能難六國者莫如始皇卽令更立新君亦未必若是其甚也此丹之謀所由起哉所可惜者丹有禦秦之志禦秦之才而失其時秦自遷太后以來慮患日深立法日嚴羣臣衞之者日謹茅勁比楚子之師而紀綱同晉侯之僕蓋未嘗一日忘備也軻欲以匹夫劫而制其命不亦難乎必欲刺之則秦王卽位九年以前乃其時也當是時太后宣淫內無心膂之佐文信侯耑恣外無捍侮之臣秦王方幼刺之一武士力耳刺秦王奸人思遂其欲必貪立少主主少國疑鄰國乃可以逞何當時計不出此也陳涉首難半年而死項梁興楚兵敗定陶章邯爲將不下王翦蒙恬而身爲禽者國有變也不韋庸劣甚於李斯嫪毐奸回擬於趙高而始皇先二世而弑將見大將畏罪諸嗣爭立羣臣疑貳百姓惶惑君亡無嫡其國可破豪傑亡秦豈待鴻門之役乎嗚呼燕長之亂秦國幾危六國釋而不討使孝公得發憤修政失天下之機一矣穰侯專政越國鄙遠母后臨朝六國不併力圖之使范睢得進遠交近攻之說失天下之機二矣朱太后之世外內亂烏獸行宗社將傾而太子丹之計行之不早使秦得誅亂賊用謀臣肆其兼併失天下之機三矣國中有奇變而境外無強讐秦之得天下者幸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爲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狥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諫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赦之也以爲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爲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胡居乎俞子曰此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卽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爲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賣君不可訓而又恐天下之相率爲不忠也然而項伯旣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奪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眞帝之轉念公也而僞是故帝之始於厚而眞而終於忍而僞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醢矣蓋其始猶以爲人不可妄殺而又恐人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迨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況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且誅而況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詈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詈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卽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始雖可以取富

貴而久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恐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弒帝之兆也其弒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儋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與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德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卽弒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弒增弒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弒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蠭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霸上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卽謀背約增說梁立義帝及天下定卽從羽弒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弒帝者卽增則安

知今之事羽者非卽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皐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遣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膺專任蒙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豢養於軍中而又不用其言此則羽疑增之心也增利祿之徒功名之士其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隱投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爲早也奈羽不留耳故吾謂增之不早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留侯論

高帝欲廢太子呂后要留侯問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爲致四皓以安太子高帝見之謂戚姬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歌且泣太子遂不廢夫人臣之事君也聞以埋諭不聞以勢激留侯欲安太子而致四皓是爲子植黨以劫父此豈臣子之道耶高帝之殘酷亦甚矣韓彭英布不啻扼嬰兒而絕其吭何有於四老人一旦取而葅醢之舉手力耳四皓死則太子危矣然且遲回顧望而不敢動者豈高帝之剛至此而忽懦耶嗚呼此可以知留侯之術矣高帝與呂后同起艱難不以一嬖妾而傷父子之恩絕夫婦之義也明甚其欲廢太子者見夫列國分爭強臣跋扈而惠帝以仁柔處之懼萬歲之後天下環視而莫肯臣也於是廢立之議興焉彼周昌叔孫通者以腐儒之言爭之固帝之深笑而厭聞者矣帝既不能以此意

告羣臣而留侯亦不敢解諭於帝之前是以遲疑而不決且夫廢立之事羣臣必爭然必有術焉使之釋其疑而奪其忌然後可以不勞而成功帝以太子不己若而思廢則當求所以勝之彼其奔走豪傑而有天下也而傲然數不臣之士自隱於深山窮谷之中此高帝所無如何也又不能致而子致之帝於是乎爽然自失矣帝以爲己所不能臣者皆臣於彼則己所已臣者孰敢不臣此天下之所歸心者也足以傳天下而無虞矣然則留侯之計所以慰高帝而非所以劫高帝也方帝之欲廢太子也必嘗許戚姬以立愛矣太子不廢則無以對戚姬乃託言羽翼已成而莫可如何也是所以謝戚姬也蓋至是而知帝之詐雖妻妾之前亦有不以實告者矣太子立趙王必不安知羣臣之反覆而不足恃也乃求崛強不屈之周昌而傅之若曰太子有四皓趙王有周昌其勢足以相持而不知太子不恃四皓而趙王亦非周昌所能全帝之似智而實愚也明太祖知燕王之不臣而太孫之柔懦也又不欲居廢立之名於是貽方孝孺於太孫以敵姚廣孝亦以爲相持之勢也然燕王卒代太孫而有之太祖不能料也

樊噲論

舞陽侯樊噲漢賢將也蘇洵謂其黨呂氏故帝欲誅之以杜諸呂之禍可謂不知噲者矣古大度之主推心置腹以來天下士則仇敵可親若其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又可盡誅乎鯀殛而禹興管蔡誅而周公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假令諸呂爲變產祿伏誅三族夷滅若噲者尙不在三族中也況以莫須有之事誅天下之功臣也哉昔朱虛侯章嘗娶呂祿女矣后使宿衞諸呂犯法追而斬之呂氏之敗皆章之力

也。若夫漢臣之賢者。莫如張良。然而孝惠崩。其子辟彊。請以產祿典兵。呂氏之權由此起。故苟有奸宄之志。則忠臣之後。可以爲亂。張辟彊是也。苟有節義之心。則亂臣之黨。亦可以盡忠。朱虛侯是也。不諒其心。不察其志。概而疑之。亦過矣。若曰椎埋屠狗之人。志未可測。夫樊噲。固未可以屠狗目之也。方沛公入關。貪秦子女宮室。噲極諫。乃還軍霸上。秦民大喜。夫椎埋屠狗之人。固如是乎。項王享沛公。將殺之。噲入與同命。沛公得脫。可不謂社稷之臣耶。沛公枕宦者臥。噲排闥直入。泣諫。帝乃起。夫椎埋屠狗者。能之耶。當秦之時。豪傑不得志之秋也。博徒之中有烈士焉。賣漿之家有俠客焉。亡命之徒可爲大將。敗軍之士可建奇功。要以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則貧約所爲。何足論乎。必若洵言。則是聶政不死嚴仲。而朱亥不助信陵也。且洵所言高帝。其計不已繆哉。彼以呂后爲大臣所畏服。故留之以制其邪心。而又恐呂氏之爲變也。故削其黨以孤其勢。是不然矣。天下方定。以高祖之才。謀臣猛將之衆。然韓信等相繼爲亂。方是時。后固在也。而不能制也。乃謂萬歲之後。一呂后遂足以制天下乎。帝死而天下不動者。雄藩大侯誅夷殆盡。而廷臣皆畏法自愛。故不敢爲變也。非呂后力也。且既以呂后制當時之大臣。則必重其權。多其助。然後可以有爲。而顧先削其黨。使區區一老婦立於朝廷之上。佐之以數庸才。而謂天下莫敢與抗。此又不通之論也。吾觀高帝晚年。其誅殺亦太甚矣。淮陰誅夷。蕭何囚繫。年愈高則心愈忍。帝之殺人。奚必有爲乎。帝欲立趙王而勢不能。則無所肆其毒。殺一噲而其心快矣。殺樊噲所以謝戚姬也。不必謂其黨呂氏而殺之也。然則其所謂安劉氏者何也。孝惠幼。諸王驕橫。羣臣疑貳。帝用周勃。慮外患也。非慮諸呂也。

若誅呂以安劉。則非后心矣。帝曷爲語后哉。然則諸呂之變。帝所不及知也。然則帝欲殺噲。非爲其黨呂氏也。

平勃誅諸呂論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爲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爲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卽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勣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卽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有酈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操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

軍而問左右祖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諸呂之變不作可也。曰平勃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強。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丙吉論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揆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鬬問牛喘。乃云主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飾詞以欺衆。俞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爰及士庶。各有職

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錢穀問贏絀。見刑獄問輕重。見器用問精窳。見兵問衆寡。見盜問盛衰。事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略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且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至于霍光。刑戮繁矣。孝宣即位。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等分布郡縣。崇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贓吏不案驗。醉吏不斥去。務捃人過以全大體。凡以救敝也。方其保曾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爲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光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既愈則五穀尙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爲之也。人見其效緩。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哉。曰不可也。

王祥非孝子論

有庶人之孝。有卿士大夫之孝。制節謹用。以事父母。庶人之孝也。居官敬事。君忠立身行道。以揚其親。卿士大夫之孝也。推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孝愈大。王祥非孝子也。祥善事後母。友其弟。世俗稱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彼以服勞致養事其親。而以魏臣失身于晉。是卿大夫而循庶人之孝矣。父有遺書。父沒而不忍讀也。手澤存焉也。母有遺器。母沒而不忍執也。口澤存焉也。今有人焉。執父母之器與書。鬻之于路人。則衆共擯之矣。又況舉父母之身。委之仇讐乎。王經者。魏臣也。爲髦討昭。不克而死。其母

笑曰人誰不死以此幷命何恨故知能以死孝其母者經是也王裒者魏臣也父儀爲昭所殺終身不仕讀詩流涕門人廢蓼莪故知能以不仕孝其父者裒是也嗚呼死者爲孝不死如何不仕爲孝仕者如何三王之孝其優劣可見矣卿士大夫之守身猶諸侯之守社稷也猶天子之守四海也使祥居諸侯之位亦將不保其社稷而以夙興夜寐爲孝乎使祥居天子之位亦將不保其四海而以昏定晨省爲孝乎故曰王祥非孝子也昭進爵爲王羣臣俱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何可輒拜我必不爲庶幾明于大義者然爲王不拜爲帝則拜知有勢位不知有名節君子惜焉他日晉徵李密辭以祖母老不至亦云孝矣至稱蜀爲僞朝是豈知順逆者俞子曰魏王祥蜀李密皆有過人之至性而未聞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

嵇紹非忠臣論

嵇紹之父康王裒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王裒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于蕩陰之難論者以孝許裒而以忠許紹予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子糾君子曰小諒子路死孔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義不當死況簒竊之賊而又益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之臣也司馬氏簒魏者也既殺吾父又簒吾君是不特父之仇而亦君之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又從而死之何不忠于魏而獨忠于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以除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簒魏而此二人者傲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簒必將舉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于其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

使良仕秦而死于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于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業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業勸莊宗篡唐而身死于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不死而紹終不可仕也何也君之仇猶父之仇也然則王裒忠矣何止于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當死乎曰君子仕其位則死其官烏得而不死紹之失在于仕也不在于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矣

王珪魏徵論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

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徵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事納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徵。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歡。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反爲是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奕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人臣者知。雖以管仲之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爲尤不可不愼哉。

宋太宗論

太祖舍子而立弟。太宗殺姪而立子。論者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杜后倡立長之說。以次相承。勢必以耄期臨大位。后之謬也。太祖厚其弟。太宗戕其姪。帝之忍也。趙普同受顧命。旋復背之。普之奸也。嗚呼。甚矣揣於當日之情矣。蓋宋之天下。非太祖之天下。而太宗之天下也。太祖數從征伐。屢立戰功。威名素著。而

德信未孚其所以結納謀臣牢籠將士者皆太宗爲之也范質王溥之命師誰尸其謀石守信等之歸心誰固其志黃袍加於身上禪詔出於袖中苟非豫圖何能猝就太宗既設代周之謀以太祖功與齒之差長於己也暫爲推戴而實欲繼而有之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太祖知天下之爲太宗有也故讓之不吝太宗知天下之爲己有也故取之不疑杜后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假立長之名爲報功之實趙普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託前車之誤爲後事之師此皆從前已定之議而非以後更變之局也太祖以鼠竊狗偷之才假應天順人之號於是乎陽沒其定策而陰行其遜位彼二帝者固有相喻於無言者矣不然立嗣大典后命大訓而廷臣無顧命之文潘王無勒石之詔徒使謹密宮人藏之金匱豈非隱微之地固有不可告人者哉然則太祖不爲厚太宗不爲薄何則帝之傳弟非動於情迫之勢也百姓安匡義矣羣臣樂匡義矣使德昭卽位彼太宗者劉曜石虎之倫耳與其使後有篡弒之禍不若使我有遜讓之美帝蓋有所不得已也嗚呼太祖受世宗厚恩託孤寄命然取其天下恬然不恥而母后一言遂能乘萬乘如敝屣朝爲盜跖暮爲夷齊此豈人之情也哉他日帝謂羣臣曰匡義龍行虎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帝之心折于太宗也久矣此太宗所以晏然以天下傳之子而無所顧忌也

明景帝論

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爭之也父死子繼者萬世之經也兄終弟

及者。一時之權也。然世治則論長。世亂則尙功。唐高祖起兵滅隋。賴世民之力。平定天下。乃立建成爲太子。兄弟爭奪。血流禁庭。宋藝祖陳橋受禪。謀出太宗。故廢子而立弟。然猶拘國有長君之說。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太祖既定天下。太子早薨。而燕王有功。卒立建文。故有靖難之禍。夫有天下之功者。方能受天下之奉。未有他人竭蹶而已獨晏然享之者也。宋王成器知之。故讓位元宗。卒安唐室。且此數君。以序則長。以分則正。然終不能奪其天下于弟者。無功故也。夫無功且不可。而況有罪乎。明室中衰。王振秉政。英宗輕身冒敵。社稷幾危。苟非景帝賢明。于謙持重。有明血食。不待甲申而後斬也。夫英有辱社稷之罪。而景有安社稷之功。則太子之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且夫景帝有少康光武之功。而責之以叔齊伯夷之節。此固理之逆而勢之難也。爲謙者。當明言見濟之當立。急立之以定東宮。明言見深之不當立。速封之以藩王室。使景帝於宮中修家人之禮。而英宗於本國有太上之尊。君臣之義無虧。而兄弟之情日篤。禍安從生哉。劉聰寇晉。元帝東遷。不聞立愍帝之子爲太子也。金兵侵宋。康王南渡。不聞立欽宗之子爲太子也。夫邦家多難。則援立長君。及乎事定。則奪之以與亡國之子。天道人情。不若是矣。方英宗棲遲漠北。冀得返國幸矣。何嘗有復位之心哉。羣臣不知大義。爭言立嗣。而于謙復不能明斥其謬。議論相持。是非莫決。前星一隕。儲位遂虛。奸雄窺伺。搆成不測。然則奪門之禍。雖謂王直輩釀成可也。嗟乎。武后得罪于宗廟。而張柬之尊之爲太后。卒有三思之禍。英宗得罪于社稷。而于謙奉之爲上皇。卒有曹石之禍。君子之疎虞。小人之萌孽。晉睿宋構。所以遲回觀望。日祝其君之死于敵國而不願其復也。

李克論將相議

天下有施于用則效。揆之理則非者。不可不察也。魏文侯謀相于李克。克對以所親所與所舉不爲不取之說。當矣。然魏成不足以稱之。克曰。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等以爲師。翟璜不若也。夫其人果賢邪。不爲祿來。果不賢耶。雖來何益。燕丹黃歇。致士不下數千人。而卒無救于亂亡。豈在致客之多少耶。吾觀魏國之賢。莫若子夏。學聖人之學。道王者之道。克不請以子夏爲相。而欲相舉子夏之人。是高帝之相。不在蕭何。而在鄂千秋。文帝之相。不在陳平。而在魏無知也。古之所謂師與相者。未嘗分而二之也。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武王于太公。父而兼傅師也者。所以尊其道也。相也者。所以重其權。今以虛名待賢者。而以國事委庸臣。尊賢任臣。兩失之。鮑叔薦管仲。曰治于高傒。使相可。武侯薦龐統。請爲治中。梁公薦張柬之。請爲宰相。夫好賢者。未有以名致之。而以貌拘之者也。成徒知致子夏。而不知薦子夏。克從而和之。其得爲知相體者乎。雖然。克之失。非特此也。他日謂文侯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過也。夫禮義者。戰之具也。義則不貪。禮則不淫。貪且淫。則士不飭。民不安。其何以將。起之用兵。詐力焉耳。詐勝愚。力勝怯。遇大智大勇。則殲焉。項羽之力。而死于垓下。曹操之詐。而潰于赤壁。使起遇桓文之師。其能無敗乎。故吾以克薦魏成爲不知相。其薦吳起爲不知將。

張說諡魏元忠議

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舍寃而歿。忍垢而存。存之樂。不如歿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榮。不如毀

之榮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爲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己自居于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榮。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混。

嘉靖大禮辨

大禮之議。孰主之。楊廷和也。孰爭之。張璁也。桂萼也。其餘類附者也。廷和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稱叔不稱考。稱王不稱帝。母不稱后。主不入廟。禮也。璁萼曰。興獻稱考。孝稱伯。武稱兄。母號太后。立廟京師。禮也。君子曰。皆非禮也。定陶成所立也。濮王仁所立也。世宗豈孝所立乎。豈惟非孝所立。亦既服興獻之喪。而考之矣。既已考興獻而叔之。則是孝宗以天下易其子。而世宗以天下棄其父。父子以利市也。如必繼統者爲考。則世繼武者也。其將考武宗乎。可以不考武宗。則可以兄武宗。可以兄武宗。則可以伯孝宗。可以伯孝宗。則可以考興獻。以天子之故叔其父。是忘親也。以父之故辭天下。是慢君也。忘親不仁。慢君不敬。故論禮之至。莫若考興獻。而繼武宗。雖然稱考禮也。稱帝非禮。帝有天下之號也。其實考也。稱之爲考。其實

王也。何名爲帝。周公死。成王賜以天子禮樂。非禮也。周公非王而王之也。孔子死。弟子書曰孔丘卒。非禮也。孔子已致爲大夫。而仍大夫之也。與獻稱帝。則何以自解於周孔也。周王三后。敍王迹之基也。與獻無是也。漢皇太公。善則歸親也。與獻無是也。且周漢改命者也。世宗繼世者也。故曰不宜帝也。祖有功。宗有德。建文不宗亡也。景泰不宗僭也。而與獻稱宗。可乎。立廟可也。入太廟。不可也。繼且躋武宗而上之。穆混昭也。新間舊也。卑踰尊也。夫可以后妻子。不可以后母子。后母猶可言也。潘妾並嫡。不可言也。然則宜如何事之以母號之以妃。若庶子之事生母焉可也。

黃老對

或問于予曰。世俗皆稱黃老。同乎否。予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無爲爲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以無爲爲教者。老子也。是則同。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夫黃帝五帝之一也。老子異端之祖也。然則黃帝亦異端乎。老子亦古帝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黃帝之時。其俗朴。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于是恭修玄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義。滅裂刑政。以游于清淨寂寞之鄉。是惡熱而臥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強成人而食嬰兒之食也。匹夫衣布。天子衣衮。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衣也。虞舜逸文王勞。禹稷憂。顏子樂。惟其時也。易此則亂。故曰異端也。然則老子既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禮厭其文。法厭其迹。于是以清淨寂寞者正之。有激而云也。故以之自治。不失爲賢者。以

之治人則流爲異端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烏知其不可名法勝治之以黃老道德雜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則時爲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爲先時不爲後時

春雨賦

太昊司辰兮勾芒始盛三陽泰來兮一元轉令嚴寒節遷兮春和序正羣卉向榮兮洪鈞流慶爾乃谷風解凍蟄雷發聲衆彙挺質品物懷情天含和而下沛地鬱勃而上迎日躔虛而方旦月離畢而旋行雲紛紜以密布雨淅瀝以漸傾其爲狀也以經以緯若疎若稠將興復止欲去還留聲緩轉兮間息色陰曀兮綢繆性輕盈兮善墜體周映兮常流氣温和兮不迫形散漫兮未收於是太液通波甘泉成瀆千里息塵萬輦駐輻山接雲兮無巔水連天兮靡陸烟擁樹兮迷郵草隨風兮掩谷魚異機兮出鱗鳥憚飛兮思宿盈疊濯泚沛然蓬萊甘醴下九霄緣雷承隅燦乎海若明珠傾萬斛衣帶澤以徘徊兮美女含愁樹憑虛以嘯傲兮高人新沐望慰舉趾之農恩被向陽之木所以降桑田而稱靈序時令兮名穀當斯時也則有閨中寂寞陌上流連良人萬里之子一天雨音淒切雨意纏綿羅裾微濕角枕空懸捲珠簾兮欲泣上翠樓兮自憐乃若睠念良朋永懷知己春服方新春酒既旨風雨凄其雞鳴不已高山流水兮獨知白雪陽春兮誰擬白日思臥中宵欲起孰有如棲遲旅舍屢轉故鄉靈根夙隕道路阻長望關山兮極目瞻丘隴兮斷腸感雨露之既降如日月之方將爲王命兮靡監展子職兮不遑執書器兮怵惕撫桮棬兮徬徨睹景物兮代謝聊咏歌兮自傷

秋月賦

惟太陰之素質。翳大造之精瑩。不規而圓兮。不澄而清。不繫而懸兮。不推而行。附陽光兮掩映。循時序兮虧盈。雖值夜而常照。亦至秋而倍明。吁嗟乎悲哉秋也。色悽以愴。景蕭以索。氣霽天表。聲藏地宅。河漢秋高。江湖秋白。涼風秋清。浮霞秋闊。秋樹落庭。秋蛩吟壁。故傷秋者萬象俱凋。而玩月者百端皆集。若夫其寒也。如冰雪之結其光也。如劒鋒之旋載生兮。如鉤斯釣半輪兮。如弓斯絃。焜耀兮銀盤之設。燦爛兮金鏡之懸。秋露淒其兮湘妃泣竹。秋葉飄然兮潘后步蓮。卿雲縵兮高唐神出於山岫。銀河逼兮若邪女浣於溪邊。絲珠將墜兮。輕身樓下。飛燕憑空兮。獨倚粧前。且是月也。千里雖同。而三時各異。爾乃流火戒序。商颺示威。魚龍寂寞。草木摧腓。哀砧激楚。紈扇何依。燦錦章兮隱見。望鵲橋兮是非。至若丹桂生芳。朱葵變色。歸雁長鳴。舞鶴奮翼。蟾影兮若眞。兔形兮不匿。明徹九秋。暉照八域。有如金天易令。玉露催寒。楓凋郊野。水涸溪灘。秋聲唧唧。月色闌闌。覩叢菊兮濺淚。把茱萸兮細看。當其星啓清宵。燈傳薄暮。入戶連瓊。橫天練素。簾捲深閨。舟行古渡。懷之子兮倚樓。念故鄉兮獨步。俄而圓靈漸徹。清夜方長。歌臺罷曲。舞榭更裳。傷心蕭瑟。極目蒼茫。覩太虛兮慘淡。當此夕兮徜徉。迨至影轉迴檐。光移曲徑。城上烏啼。江間波定。空山寂寂兮。風送晨鐘。長路迢迢兮。霜催早乘。慨秋興之方深。驚殘夢之欲醒。是故月之爲用也。一秋三序。序易則悲。一夜三候。候易則思。明晦無度。升沉有時。征夫迴首兮。良友懷私。美人斷腸兮。騷士竭辭。彼春夏之烟烟兮。鬱而不舒。亦嚴冬之娟娟兮。衰而不起。未若茲秋兮。氣得其平。景難爲擬。樂者以憂兮。悲

者以喜懷抱由人兮歌嘯惟已筆不能宣情莫能已既仰觀乎蒼穹庶有得乎微旨

罷弈文

二客弈於庭息機子從旁觀焉其始也局既布子乃分二客悠然喜怒不形未幾爭數子皆瞪目凝視惟恐失若強敵在前誓不返顧也已而勝負分勝者喜敗者怒如是者再三局乃竟于是計其子而較多寡焉喜者恬然怒者釋然明日閑暇客復來局布若疇昔息機子乃謂客曰疇昔之局其始也有不患其敗而冀其勝者歟曰然至于今豈非勝負已過而喜怒俱忘者耶曰然當其爭也有不嫉之如仇讎者歟曰然當其不爭也有不相讓而不自矜者耶曰然夫弈小數也其勝何益其敗何損何爲始而患何爲終而忘何爲始而爭何爲終而讓子能識其所以然乎曰不知也嗚呼吾告子以故夫天地弈局也萬物弈子也在事前則患在事後則忘在事中則爭在事外則讓人以事後之見處事前則患心泯人以事外之見處事中則爭心熄庶人弈于財士大夫弈于富貴帝王弈于天下皆弈也今子不以數子視天下而以天下視數子擾擾者將安所底乎語云工畫者壽工碁者夭畫者生機碁者殺機廢其局斂其子全生遠殺之術也二客聞之瞿然深省視局若虛視子若棄于是遂罷弈

全鏡文

無心公首蓬而面垢客過之視而笑無心公疑之窺鏡而觀則傑然者非人狀也怒甚執鏡而將毀焉歎之曰上古之世美者自美惡者自惡予美予惡汝何與焉自汝之立美惡始分獨處則諱相形則爭人之

不靖。職汝之因。我將毀汝之鑒。而全我之眞。庶其宙乎。言未訖。有神自鏡中躍出。答之曰。嘻。子何見之謬也。夫美者爾美。非予能于爾乎美也。惡者爾惡。非予能于爾乎惡也。予告爾以美惡。爾乃增其美而飾其惡。予非欺爾也。予實助爾。予何咎焉。是故予之爲物。有是非。無毀譽。有善否。無愛憎。因其來而應以往。斯已矣。夫美惡之所以分。寧獨予乎。鑒于水者。見其容也。鑒于火者。見其影也。水清故靈。火明故照。既清且明。予實備之。爾雖毀予。能竭天下之水。而熄天下之火乎。是故堯舜禹湯。君之鏡也。稷契伊周。臣之鏡也。孔孟程朱。士之鏡也。爾將毀我。何異秦皇之焚書以愚百姓乎。爾無怒。姑理爾首。滌爾面。而予猶惡爾。則予之毀也無恨。無心公悔悟。于是理其首。滌其面。窺鏡而觀。天下美丈夫不過也。乃自咎曰。鏡成我之美者也。非彰我之惡者也。神告我矣。予恥其惡而惟鏡之毀。欺己耳。不能欺人也。欺人耳。不能欺神。大哉鏡乎。遂揖客而謝。鏡乃得全。是故鏡能美人惡人。而人不敢怒。自無心公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可儀堂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俞長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